

# 8潮头 Tide

## 会盟图

■ 刘帆

二爷讲渑池会盟那年，北风凛冽，寒凉彻骨，仿佛滴水、羊河边至今还有霸气的英雄。

很多人物已经在心底睡过去了。但是，秦昭襄王二十八年，这一年，怎么也不是简单的一年。

昭襄王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不会炒作，就是炒作也没有我的好事。因为，我无法穿越到烽烟四起的争霸年代。

可是，秦赵会盟，这事的确太大了。中学老师在讲述蔺相如时，她对铁骨铮铮的汉子，由衷地赞赏，课堂上眉飞色舞，其实，如果真算“炒作”的话，第一人首先是那些老师。

活在铮铮傲骨的真英雄里，可能不止那些中学老师。年曼妙的叔叔，我们称呼他是二爷，他住在羊河边，曼妙的邻居们都说她二爷可能会讲故事了，客人来了，他讲；邻居来了，他也讲；男人来了，他讲；女人来了，他同样讲。在曼妙的二爷心里，二十八年发生的那些事，过往的那些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故事噱头，听他讲述的故事后，许多人觉得，那是一座山，一块碑，一组活着的雕像。

曼妙的二爷，真的适合讲和演灯影戏。我见过乡村里演过很多场灯影戏，那些影子，在像二爷这样的人的口中，跑出像杨家将、岳飞传、封神榜之类的剧目，听进去了，那真是过瘾。古城阳到古长安，一路辗转，灯影戏随着秦人的铁的步伐，走过了二千余年。

二爷的媳妇，据说做皮影很上心。皮影选用上等牛皮，经过括、磨、洗、刻、着色等复杂工序，有二十四节骨，就有二十四道工艺。她做的小小的皮影，是手工雕刻而成。

最有趣的是影人。二爷喜欢摆弄。表演玩耍，或置窗前，或于白墙上，古朴典雅的造型，民风气味浓郁。二爷和他的媳妇，生活在西关的一条老街上，二爷早年走过垣曲、安邑、峭函等地，讲的是中原官话，洛嵩片腔，但凡见过或听过二爷的人觉得，他像陕人多一些。

他们安居西关家中，晚年已不再多出去走动。一段影腔，一些影人，一打故事，正是二爷最为显摆的，最为惬意的。

关于二爷的传闻，曼妙最初讲出来的时候，还是不引人注意，真正流言四起的时候，是一个叫高桥的洋人。

那天，曼妙在家读了半个下午的书，正觉得眼皮子发涩，便沿着西关大街走，想去羊河边散步，不曾想，步子没有挪动多少，便瞅着一个洋人走进了二爷的屋子。说心里话，二爷那些陈年故事，曼妙一个女孩子的家的，还真是不感兴趣，好在她约了我，因此，二爷的趣事我倒是觉得蛮有味道。

到二爷门口的时候，已经是掌灯的时候。“二爷爷，我来看你了，我是曼妙。”

曼妙的嗲嗲声，暂时中断了二爷与高桥的对话。坐在客厅椅子边的高桥正对着一幅折子灯影图观看，那个样子，似乎要挖出图中的宝藏来。连曼妙这样的可人儿进来客厅，也仿佛视而不见。

“可惜了，老爷子，这幅图，不是我想要的，你知道，我希望老爷子影子版的会盟图，那才是我最感兴趣的，当然了，那是你的宝贝。”

“宝贝？”曼妙这妮子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见过二爷还有一个宝贝，小时候听过会盟的故事，好像还有点印象，就是一些小影人，在水边，在高地，左右两边排列，旌旗猎猎，刀光剑影，那阵势，那故事，以前听二爷讲过，讲到精彩处，二爷还差点把惊堂木拍烂。

幕前的曼妙，那时感觉二爷像个县太爷。“会盟图？”二爷问道，“你的意思是……”

“我要把它找到，买回去。”高桥一点也不含糊。

“去城西南一公里处，那里有秦赵会盟台，你去拍个照，不是更有现代意义吗？”曼妙快人快语。

“小姐，你不懂。影子版，会盟图，我的父亲，当年军调处的随员，路过渑池县，迷上一个叫曹雨轩老先生说的灯影戏。”

“那是俺的师傅。”二爷情不自禁说道。

“那就对了，我找对了人，曹老先生讲过很好听的会盟故事，还说过要做一幅影子版的会盟图。”高桥这个人，典型的白种人，白人不说白话，专拣打实的说。

“我的父亲说远交近攻，那是秦人统一前的预演。”

高桥一点也不掩饰对那段久远历史的慕渴。

“可惜俺师傅走了，”二爷沉吟片刻，灯光下，他显得特别的庄重，曼妙还没看过二爷如此严肃的样子。

“会盟图？你记好了，那是祖上的，”二爷顿了一下，“我没见过，就是见过了，也不能说。”

高桥看着二爷，将一张支票放在桌上，走向门边。

二爷看向曼妙，曼妙会意，一把抓起支票，冲向大门。

“这是你的支票，我二爷不要。”

高桥抬眼看向远处，喃喃自语：“会盟图如果没有，只能是在他心里，而内心是不能带走的。”

二爷坐在客厅里，笑而不语。

“曼妙，过来，我给你们讲会盟图。”二爷说。

“好啦，爷爷。”

这一晚，灯光变幻，战鼓雷鸣，人嘶马欢，唇枪舌剑，会盟大幕徐徐展开。

## 桥头小小说作品集

**编者按:**小小说界,东莞桥头,《荷风》是热词。“桥头小小说现象”是从一个人开始的,他就是莫树材,他写小小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2008年桥头镇小小说创作小组成立,莫树材提出“远学郑州,近学惠州”的口号,如今桥头小小说现象深入人心,队伍日趋壮大、创作日渐成熟,十载春秋,桥头小小说领军人物莫树材

陈阳是县国土局副局长,负责土地拍卖和工程招标。他不吸烟,不喝酒,只喜欢收藏紫砂壶,他家里和办公室都有收藏名壶的博古架。

吴胜是房地产开发商,经营好几个楼盘。他个子矮墩黑实,喜欢戴一副墨镜,主要是为了遮住天生的八字眉和那双朦猪眼。可以说,吴胜一点都不像个大老板,倒像个活生生的黑社会老大。

一天,吴胜来到国土局,轻车熟路地走进陈阳办公室,他知道陈局不喜好烟酒,来国土局时都是两手空空,只带一张大嘴。

这次,他刚在沙发上坐下,就直奔主题:“陈局,城西公园的工程底标能吐露一点吗?”

“可以,13个亿。”陈阳不紧不慢地说。“陈局真会开玩笑,谁不知道全国人口13个亿,这个工程最多值1.3亿。”

“你都知道了,那还来问我?”

话不投机半句多。吴胜站起来,走到博古架前观赏名壶,刚要伸手去取一只古色古香的壶,却一眼瞅见博古架上新添了“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几个字,忙又把手缩回来。

“领导,我车上有一把好壶,现在就去拿来送给你。”还没等陈阳回应,吴胜就已大踏步走出办公室。

过了一会儿,吴胜提着一只锦盒进来了。他打开盒子,掏出一个像拳头大小的紫砂壶。这壶的形状相当罕见,像个刚离蒂的

朱所长从农科所调到虎口镇任镇长后,精神一直萎靡不振,身体发酸,尤其是头痛厉害,去医院检查,却未发现任何异常。

究竟是什么原因?朱镇长苦思冥想,不得其解。妻子建议他去找乡里的老郎中看看,开一副中药调理一下。

老郎中给朱镇长把脉后,觉得脉搏正常,再看眼睛和舌头也无异样。于是,给朱镇长开了一副清肝明目的中药。

朱镇长微笑地说:“先生的意思我理解,我历来两袖清风,心平气爽,这味药用不着。”

老郎中点点头:“如果这味药用不着的话,您的身体绝对没有病。”

朱镇长说:“听说先生还会卜卦测阴阳,不妨给我测一下?”

老郎中笑着回答:“这是迷信活动,您是国家干部,怎么会相信?”

朱镇长说:“体验一下未尝不可,相不相信是另外一回事嘛!”

听朱镇长这么一说,老郎中拿出卦片,点燃纸钱和线香,口中念念有词。老郎中将卦片甩到地面一看,喊道:“阴卦,阴阳失调,阳气不足,百病生于阴。”说罢,捡起卦片,挥笔在纸上开了几味补阳壮气药。

朱镇长连喝三副中药后,依然头重脚轻,精神恍惚。他再次来到老郎家中,要求重新测阴阳。这次,老郎中不再卜卦,而是用一只瓷碗装满清水放于地上,在门口点燃纸钱和线香,再让朱镇长面向虎口镇,双目微闭盘腿坐于蒲团,双手平放膝盖。老郎中用一张草纸将远方的地形描上,旁边画出朱镇长的身影,再把草纸盖住瓷碗。水慢慢渗透纸

阿Q不知怎么回事就来到了现代。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朦胧醒过来，张开眼，发现他不是睡在土谷祠，不是在他熟悉的未庄。

再次揉揉酸痛的双眼，他诧异地看着这样的世界——到处是高楼大厦，许多辫子都没有了的假洋鬼子在街上大摇大摆走着，女人们都没有裹脚，走路吸拉吸拉的，一双双大脚板特别刺眼。他无事自通地知道大概是他“儿子”们的世界，他很害怕“儿子打老子”，遂害怕得四处逃窜了。

阿Q在这个世界没有家，没有土谷祠让他睡觉，也没人请他做短工，他漫无目的地走着。

傍晚时分，清冽的桂花香扑面而来，他却无心欣赏，因为他饿得前胸贴后背。他蓦地想起了在静修庵那次生平首次偷东西吃的屈辱，他连连摇摇头。可是他手脚开始发软，于是他只好又打着这样的主意了，再次展开他的求食之路。

在一家卖包子的店前，氤氲着食物的香气。他迟疑了一下，颤巍巍地拿起了一个热腾腾的包子，拔脚就跑。店主还没来得及追他，他就一溜烟跑得远远的。惧怕又有黑狗来追阿Q，幸而没有，他也坦然了。

这当儿，他看见一个小女孩貌似被人抢了东西，她在声嘶力竭地叫喊着，那贼人就在前面跑着，可是街上一个人净在旁边看着，这令阿Q心生不解。

阿Q压下满腹疑惑和不安，在一间富丽堂皇的大酒店里巧遇小D，“仇人见面分外眼明”，阿Q多想一雪前耻啊。他先声夺人喝

功不可没。2014年1月东莞小小说创作基地落户桥头，“中国小小说名镇”特色文化品牌应运而生，“六个一”工程推波助澜,《荷风》横空创刊,“桥头小小说现象”其自我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为全国小小说的欣欣向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企业家日报》关注此文学现象,特推出“桥头小小说专版”,以饕读者。

## 名壶

■ 莫树材

小南瓜，瓜身八瓣，壶盖是一片翠绿的瓜叶，壶柄、壶嘴分别是一截翡翠色的瓜梗。

吴胜把壶倒过来，指着壶底几个篆字说：“陈局，你是行家，看看是不是时大彬作品。”

“这几个篆字好像是时大彬，但是真假还须进一步研究核实。”陈阳不动声色。

“真假无所谓，就当是工艺品，留给陈局收藏。”话音未落，吴胜人已从楼道里消失了。陈阳犹豫了一会，叫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让他将壶送还给吴胜。等工作人员追下楼去，吴胜的车却已驶出机关大院。

工作人员又将壶拿了回来，陈阳顺手放在博古架上，并特意贴上一张纸条：“此壶为吴胜老板遗留。”

两个多月过去，工程竞标有了结果，落标的吴胜很生气，把一封实名举报信送给县纪委，举报陈阳收了他一把价值连城的紫砂壶。

县纪委打来电话，请陈阳副局长过去“饮茶”，并要求他把那只“名壶”也带上。

在纪委办案区，纪委书记打量着桌上的紫砂壶，连说“好壶好壶”，然后去揭壶盖，因盖缝口太紧，把整个茶壶举了起来……陈阳

## 测阴阳

■ 刘庆华

张，纸上的画影水迹缥缈。忽然，老郎中大叫不好。

朱镇长立即睁开眼睛问什么原因，老郎中将草纸上水迹指给他看。朱镇长摇摇头说：“我看不懂，请先生指点。”

老郎中说：“虎口镇地形如虎，刹气太大，您不能在那里当镇长，因为您姓朱，同‘猪’谐音，即猪入虎口。”

朱镇长猛然一怔：“先生言之有理！”

第二天，朱镇长直接找到县长，请求调离虎口镇。

县长说：“我把你从农科所这个副科级单位调到虎口这样的经济强镇，你的职务不仅升了一级，而且你展现才能的平台大了，别人都羡慕死了，想去都去不了，你却不愿意。”

朱镇长说：“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我宁愿回农科所，尽管那是一个即将被人们遗忘的单位。我已经习惯待在农科所，别的地方很难适应。”

县长说：“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组织正是看中你这一点才调你去虎口镇，你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

朱镇长连连摇头，“如果您不同意把我调离虎口镇，我宁愿辞职不干。”

县长说：“你怎么这样固执！干嘛要调离虎口镇？”

朱镇长回答：“我镇不住啊！”

县长问：“他们不服从你？”

## 阿Q在现代

■ 赖燕芳

道：“记着罢，妈妈的……”“虫豸，畜生……”。不料小D满眼都是惊喜，他大笑道：“阿Q哥，过去的一切就算了，想想咱们还有一辈子的日子要过”。原来小D也来到现代，他在现代过上了美滋滋的日子，还当上了这家酒店的经理。他乡遇故知，令小D感到十分亲切，所以他决意要好好款待阿Q。

一会儿“小二”们便端出两酒瓶出来，阿Q快意地架着二郎腿，吸上烟，喝上酒，品上茶，吃上菜。小D不断斟酒给阿Q，阿Q一生中还没尝过这样的待遇，酒后他便醺醺然、飘飘然了。

可惜他的飘飘然没有持续多久，突然他脸色发青。小D也大惊失色，他大叫道：“怎么……一回事呀？”

服务员咳嗽道：“拿错了酒，放在上面的是假的酒，而下面才是真的酒啊，估计是酒精中毒了吧。”

“混账东西……白养你们这群饭桶！”小D大叫着，“平时再三叮嘱你们不要搞错了，现在要搞出人命啦！我不管了……”他跟踉跄跄跑出了酒店。

“妈妈的……”阿Q大嚷道，“小D这个虫豸要害我……”断断续续的话语飘在半空中，阿Q就给酒店员工给轰出了酒店。

阿Q跌跌撞撞地走了几步，便昏倒在街

忙去扶壶身，壶盖揭开了，却被纪委书记失手跌在地上，摔成碎片。

“壶盖没了，留壶身何用？”陈阳悻悻地说了句，用手就把茶壶扔到窗外。

“你想毁灭罪证！”纪委的工作人员冲陈阳凶。

纪委书记低下头，把掉在地上的壶盖碎片——捡起来，然后从容地把头探出窗外，只见茶壶完好的挂在窗外的树枝上，他连忙叫工作人员到外面把茶壶取下来。

拿到壶身后，纪委书记便给县收藏协会打电话，请茶壶鉴定专家过来帮忙鉴别名壶。

鉴定专家来了，他从口袋里掏出大号放大镜，对着茶壶左照右照，上下检查，最后郑重得出结论：是赝品。专家指着壶底几个篆字，进一步解释：“时”字是简体字，那时还没有简体字，彬字写成了杉字，是个别字。因此，从壶底的铭文上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高仿品。

专家这样一说，陈阳松了一口气。“我们不会看走眼的，陈局。”纪委书记拉开一个抽屉，从里面取出一把跟赝品一模一样的紫砂壶，在陈阳眼前晃了晃，接着说：“这把茶壶是从你家里搜出来的，你以为偷梁换柱能瞒天过海吗？”

陈阳呆住了，眼前又浮现出贴在办公室博古架上的那句话，那句他身患绝症的妻子临终前赠予他的忠告，后悔不已。

朱镇长说：“不是，我是镇不住虎口这个地方。”

县长问：“什么意思？你说清楚一点。”

朱镇长回答：“我姓朱，这个不便多说，您懂的。”

县长想了一会，哈哈大笑，“你身为一个国家干部，竟然相信这些。”

朱镇长说：“难道您非要让我的身体垮在虎口镇不可吗？”

县长笑了笑：“行，我答应把你调离虎口镇，但千万不要对外说，注意影响。”

在县长的“关照”下，朱镇长被调去田坑镇任镇长了。说来也怪，自调来田坑镇后，朱镇长精神抖擞了，以前那些无名症状烟消云散。他买了礼品酬谢老郎中，老郎中再给他测了一个阴阳。

老郎中翘起大拇指说：“朱镇长，这地方正适合您。”

朱镇长说：“先生说说看。”

老郎中说：“田坑有泥，猪和泥两者两融。”

几年后，上面拟调朱镇长去米河镇任职，朱镇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猪”和米相融，他觉得在那里更能展现自己的才能。

朱镇长回家后，觉得还是去找老郎中测算一下为好。老郎中给他测完阴阳后，头摇得像拨浪鼓，“猪进米桶，伏粮而肥，肥而生贪，万万不可前往。”

朱镇长当即给上面打电话，以身体不适为由，婉言拒绝了调动。

县长闻悉后说：“这个朱镇长不思进取，就让他永远待在田坑里吧。”

上。这时四周的看客也越来越多，而阿Q的嘴角不断冒出了鲜血。

这时人群中走来一个女子，她扑倒在阿Q的身上，脸上满是泪痕，她大嚷大叫且扑打阿Q的身子：“你这个狠心贼……你咋丢下我……我以后怎么办……我也不想活了……我跟你走算了。”其悲惨状，令周围的人都不忍直视。突然女人拨开人群，然后哭着走了。

一会儿阿Q醒来，他心生不忿地说：“小D那个……那个虫豸要害我……”说着他又吐了一口鲜血，“现在的世界真不像话……咳……咳……”说完，他就昏倒了，然后阿Q被路人送进了医院，经过抢救，他的小命侥幸给拾回来了。

阿Q醒来，在自己身子摸索着，忽然发现在身上藏得严严实实的一个玉镯子不见了。送他进医院的人，只好告诉阿Q，他女人曾经哭倒在他身上。“我哪有什么女人呀？”阿Q不禁失声叫道：“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儿子们到底怎么了？”

阿Q出院后，想着自己连家传之宝也弄丢了，终难面对江东父老。他抱着“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想法，在一家店里“顺手牵羊”一瓶砒霜便喝下了。“咕咚”一声，砒霜发生了药效，他倒在了人来人往的街头。

有个小孩看着阿Q，觉得他很可怜，就要搀扶阿Q起来。小孩的妈妈连连阻止道：“不要乱扶别人，小心他家人说你。”阿Q便眼睁睁地等待自己生命在消逝，然后在这个世界中匆匆走了一回。

## 缘分

■ 谢松良

汽车缓慢地进入南城汽车站，看到站内密如蚂蚁的人流，桂香就蔫了，城市这么大，去哪里找工作呢？她开始后悔不该心高气傲，一毕业就逞强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来。

因为没有具体目的地，桂香下车后希里糊涂地随人群上了一辆大巴，抢占了一个靠后排的位置坐下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正做着美梦的时候，身旁的人忽然把她碰醒，暗示她被扒窃了。桂香一激灵，拿起放在大腿上的行李包一看，只见上面割了一道口子，放在里面的钱包、手机等早已不翼而飞。

“是他偷了你的东西？”刚才好心提醒桂香的黄毛男猛然站起来，大义凛然地指着坐在她另一侧的秃头男吼道。

车内有小偷，全车乘客的目光立即被吸引过来，秃头男的脸涨红了脸，大叫冤枉。桂香死死的抓住秃头男不放。

司机说车里有人丢了东西，车内的每个人都有作案嫌疑，要把车开到派出所去。

“老子哪有那闲功夫陪你们去派出所，贼不是已经找出来了吗？你是故意跟哥几个过不去，是吧？”话音未落，黄毛男从衣袖里抽出一把长刀，冲过去就抵住司机的头部……司机机心惊胆战，一个急刹车让他们下去了。

等他们走远，司机说：姑娘，你还不放手，他真是被冤枉的，偷你钱的人就是刚才下车的那几位。

秃头男抢过话头说，傻丫头，黄毛男贼喊捉贼就是为了转移视线，你上他的当了。

没料到初入异乡，命运就跟自己开了如此大的玩笑，身无分文，初来乍到，怎么立足啊？泪花在桂香的眼眶里打转，她禁不住失声痛哭了起来。

汽车到站后，秃头男出于好意，雪中送炭，悄悄地塞给桂香三百块钱。桂香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待秃头男转身消失在人海里，才冲他背影喊了句：大哥，谢谢你。

有了钱，桂香的底气足了些，就近在一家看上去还算干净整洁的廉价旅馆休息了一晚，第二天正式开始找工作。

从旅馆出来，桂香穿过几条街道，来到一个工业区，看见一家电镀厂门口贴出了招聘女助理的启事，便前去保安室询问。保安员简单问明她的个人情况后，热心地把她带到五楼的人事科。

人事科长仔细看了桂香的个人简历和学历证书，便带她去见面见老板黎总。

端坐在宽大办公椅里的黎总看上去好像有点面熟，但桂香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了。黎总对她非常满意，让她马上上班，并给出了优厚待遇。

办理好入职手续，人事科长主动提出开车送桂香去取行李。在路上，心存疑惑的桂香委婉的问他：黎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要不，怎么给我这么高的工资？无功不受禄，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人事科长笑哈哈地回答，你别多心，好好干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

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桂香觉得自己当初想得太多了，黎总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坏心眼，很好相处的。只是生意不错的工厂不知什么原因却总是赚不到钱，他一直为此事烦恼。

桂香很想帮帮黎总，但却不知道从何处入手，直到无意中听到厂里用于生产集成电路板的镀金溶液中的主要成分金属离子神秘大量流失的事，才觉得机会来了。

工厂保安制度严格，作为工厂生产车间中最重要的镀金流水线车间，外人更是不可能进入，桂香怀疑是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盗取了黄金原料，而且内鬼作案的嫌疑非常大。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桂香不断地找理由进入车间不动声色地摸排情况，果然发现了一名员工在正常的生产操作过程中，不断将金属块放进电解溶液中。原来，这名员工是通过一种叫“镀”的金属片与镀金槽内的电镀液发生化学反应，让金属片吸取镀金槽内的黄金原料。

桂香在学校学的就是化工专业，这点小伎俩自然逃不过她的火眼金睛。报警后，警察赶来人赃俱获。

经警方审讯，该员工还供出了车间另外几名偷金的员工，数年来，他们共侵占公司价值825600元的黄金4800克。

庆功宴上，醉态朦胧的黎总一把抓去头上的假发，对桂香说，你相信“缘分”吗？这不是“秃头男”吗？难怪自己一直对黎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此刻，桂香内心汹涌澎湃。

